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柒輯・貳拾冊目錄

威鳳堂文集八卷〔清〕陸圻撰

一

擊鐵集十卷〔清〕薛敬孟撰

九三

湖上編二卷白下編二卷蓬宅編二卷衰晚編二卷〔清〕張遂辰撰

二六三

祇欠庵集八卷〔清〕吳蕃昌撰

三七九

南山堂自訂詩十卷續訂詩五卷三訂詩四卷〔清〕吳景旭撰

四四三

南邨詩藁乙集八卷〔清〕潘高撰

六三三

旅堂詩文集二卷〔清〕胡介撰

六八九

〔清〕陸圻撰

威鳳堂文集八卷

清康熙刻本

巍然者霜嶠之松也而瑞雲盤鬱不與
二氣收藏故菁英所敷天地稱楨幹焉
錢塘陸氏兄弟文章冠世不特縣圃夜
光色澤照映而經國大業千百世之是
非折衷于此鯤庭先生長轡未騁制義

劉序一

而外未獲多披伯氏麗京富于材積探
輿領趣爲學者龍門垂四十年今冬過
紺寒投轄十晝夜余不禁喟然曰文在
茲乎文在茲乎夫士之不得爲世珍也
以寂寞爲柔澹以重濁爲沉著以晦塞
爲含蓄以輳積爲典重希假合于類鵠

而廁有鬼且揄之矣何也本不著也易
山蓄天德輝光始出熠螢驚蝶欲何爲
乎麗京宕而確華而不耀非苟爲炳炳
烺烺務采色夸聲音以爲能者也故臨
景結構不做形迹而古範夙萬自可得
諸行墨之外大復子曰文法亡于韓詩

劉序二

法亡于謝陸子兩可無憾夫蒙莊學老
而曠達則猶淵冲之遺耳樸雖小天下
莫敢臣制樸爲器則禮樂刑政之名以
立而大文賁焉陸子湛然在中塵光莫
測其端蓋靜深者德之府也賓玉之山
土木必潤何疑于洋洋纚纚矣夫太羹

之味非衆口所嚙而盛德在躬造物者
不得注之故闕而不沮撓而不變與繭
然者大相逕庭也語云百金示孩提而
不得易其搏黍和氏之璧示賢者而不
得易其所受之名故艱貞與吉光相始
終箕文之顯以明喬下至司馬氏亦斐

劉序三

然著書于刑室之中而名不朽陸子臨
輓飈辭色自若此其淺深豈末學所易
窺乎故每振翰爲文騷雅化而道氣流
行又何疑於洋洋纒纒矣

康熙丙午暢月臨沂同學第劉魯檉拜
撰

敘

文各有體譬如麟鳳龜龍形骸不同性習復異松篁
梅柳質幹既殊競妍亦迥乃余友陸麗京自端州寄
詩文一帙讀之若張樂洞庭濯錦蜀江所謂迥異者
在是蓋徬徨追賞數旬而不能釋也矧麗京負過人
之才讀等身之書承夢鶴先生家學淵源又復竹林
相切塤篪疊奏宜其操觚如子瞻萬斛源泉不擇地
而出滔滔汨汨一日千里及其觸山赴谷風搏石激
隨物賦形因事出奇無不曲盡天下之變也至夢鶴
先生碩學宏才初授恩江卽上牧民之疏更轍吉陽
吏治精敏人頌清廉之名士沐教養之化亦肯受知
門下與麗京締交廿有餘載不獨其文章經濟爲世
宗匠卽肝膈意氣求之古人誠不多得蓋年方終賈
時卽已名邁劉曹而片紙隻字世咸奉爲連城夜光
子愧非皇甫其何能措詞惟是托茲編而得以不
朽也有厚幸焉文江世教第曾子愉拜撰

威鳳堂文集目錄

論部

魯隱公論

里克論

齊桓公論

許世子止論

晉文公論

華元論

威鳳堂文集 目錄

楚莊王論

趙盾論

范蠡論

燕太子丹論

曹參論

文中子論

盧懷慎論

邵雍論

太史陳詩論

二子乘舟論

桑中論

小雅論

棠棣論

南華經論

記部

游天台山記

威鳳堂文集 目錄

居易園記

端州石研子記

陳孺人五十壽記

杜麗娘祠堂記

辭渠石傳記

李笠翁新居記



杭南陸圻騰京氏著



魯隱公論

桓公之立未嘗稟命天子而亦書即位春秋獨以是
 罪隱乎隱公者於父子天性之義兄弟友愛之恩則
 固未嘗爲春秋所黜也古今正論嘗考仲子與聲子均妾
 也而仲既次於聲隱公與桓公均庶也而桓又少於
 隱乃震天庥獲禎兆而必欲寵仲子以匹嫡躋桓公
 威鳳堂文集 隱公論一

以壓紐者皆惠公之命也左氏云隱公立而奉之明
 隱之不敢不奉桓也謚法不尸其位曰隱明隱之不
 敢尸桓位也公子翬告桓公曰隱不反矣明此座者
 桓公所應有而隱不可以不反也引三案夫不敢尸
 不敢不奉不可以不反者凡皆探惠公之意而爲之
 攝耳而謂其不承國于先君可乎春秋大居正則鍾
 巫之禍惠公實啓之公子翬桓公實成之而隱公者
 特勢處其不幸耳伯夷與吳太伯皆至德也後世推

之爲聖而以季歷叔齊爲之弟則父命所在聖人不

敢不避焉獨奈何罪隱公以未蹈大道而謂其探先

君之邪志哉故夫隱之與桓攝也非讓也內則曰父

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

不衰隱公即位以來以庶母之微上勤天王之賜而

子氏之薨得書夫人仲子之官猶用六羽雖禮數未

裁于正而恩紀之隆著於存歿爲桓公者亦可以無

纖芥之疑而特以其駭孺子爲讓人所闕遂致發憤

威鳳堂文集 隱公論二

二

於一擊此豈非隱公之所遭爲不幸耶或以隱不爲

孤竹之逃荆蠻之去而陷其身於不測卒爲後世戮

笑是未知隱之處此爲極難耳在隱公不無遲留

于死生榮辱故先桓公之才非能及季歷叔齊且又

發皆羽文之罪也幼在襁褓之中而公族握重兵如公子翬輩遂事自

專非少主臣也隱可以宗社之重委之悻悻一擲以

快其懣父之志乎衛成公爲晉文所逐其弟叔武立

乎其位治反衛侯及成公之人也前驅射而殺之仁

人之於兄弟親之愛之而禍患多發於倉卒固非智者之所及料也如必以隱公周身之防不密謂不能蚤執公子疊而戮之此人前則魏文帝之誅夷二丁可也而同根相煎唐太宗之聽元齡無忌而喋血元武皆可以無傷盛德耶且春秋之法一出一人必使善者勸而惡者戒鄭莊公之伺叔段可謂密矣有祭仲以畫謀有公子呂以命將乃書法專目鄭伯初不爲之末減而以龐疎蕩佚之魯隱當之又與之同失而均

貶是則筆削之例權衡以乖將何以誅討亂賊乎故予以為不書卽位成公志也公薨不地爲公諱也皆春秋之予隱也讀古有服此然則父命廢立幸而國有長君則爲太伯伯夷不幸而國無長君則爲魯隱公凡隱公之及於禍者勢有所不及備也其不備者骨月之恩何嫌何疑所守之正也隱公當欣愜于地下蓋嘗讀司馬遷史記冠太伯於世家列伯夷於傳首以爲得春秋託始乎隱之義云

陳燕亦曰論列綜洽闡發處不幸人苦心使人知周旋倫紀爲重趨避利害爲輕大有關係世道文字真堪羽翼聖經而自作一傳

胡約菴曰隱之于桓也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其少故立爲太子帥國人而奉之通國臣民疇不知其爲攝但少者既長矣菟裘未營授國遲晚形跡之間似涉猶豫正人君子或可諒其無他難以弭貪殘之構隙也故羽文反譖亦隱公自啓之然

隱公心事光明昭著而桓公弑兄自立直遺羞于萬世矣麗京惜其勢處不幸有所不及備者骨月之恩何嫌何疑所守之正也隱公有知自當嘆服

里克論

里克者忠於為太子者也。其以中立對優施與平鄭者皆非其心之所實然。而特託為若說以愚驪姬之黨。終將為太子報讐耳。一句論定是通篇主意里克與杜原款既並為太子傳矣。處里克之勢。聞優施之說。則其自處之道有二。一則正告之獻公。以伐其謀。一則洩之于太子。以速其去。而二者皆不可也。急轉有驚濤初奔瀾之勢獻公命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克未嘗不苦口以諫。而公之溺於驪姬。不對而退。其非可以口舌爭明矣。士蒍之勸太子曰。為吳太伯。不亦可乎。而太子卒不見聽。則驪姬之不殺太子不止。而太子之不至於束手就斃。亦不已。此無智愚皆知之也。里克者。諫亦無救于太子之死。洩亦無救于太子之死。不杜門稱疾。則與原款同日而死。亦無救于太子之死。而太子之讐。則不可以不報。故里克者。留其身以為太子報讐也。又領一向是法。獻公之垂老。諸公子之卻開內難之將作。狐

威鳳堂文集

里克論一

五

先梁餘罕夷史蘇之徒。盡知之。顧里克獨不思伺其機而動耶。且夫驪姬之殺太子也。欲致國于奚齊與卓子也。太子以冤死。而奚齊卓子儼然為之君。克之所不忍也。故里克伴以中立。自結于驪姬。則姬之譖太子也。可無及于里克。克能自免于太子之禍。而後可以相機觀變。為太子報讐。此克之智深而勇沉也。正鋒且夫以中立自免者。其人必懦而背於義。而克非闔門惶懼。持祿取寵之徒也。又翻弄妙克能以撫軍監國之說。犯顏於獻公。又能以子懼不孝之說。善處人父子。而終弑二君。與一大夫。則克者。猛鷲有斷火非阿諛取容。如孔光馮道之流也。確論唯獻公既死。主少國疑。非中外所樂附。此一時也。政可以為太子報讐之日。正相機處而冬十月。克殺奚齊于喪次。荀息立卓子克。又殺之於朝。夫然後驪姬之胤盡矣。新城之讐復矣。雖冀蒍發謀。夷吾見殺。而原款死于七年之前。克死于七年之後。均可以告無罪于太子矣。里克之是

威鳳堂文集

里克論二

六

年秋孤突適下國。遇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夫夷吾與太子同被驪姬之譖。宜爲太子所見憐。而反致怒者。豈非以其殺里克耶。雖因孫買君之故。或亦緣殺里克想當如。或曰。春秋書里克弑其君卓。法之所得爲乎。曰。法之所不得爲也。卓爲荀息所立。克固不以之爲君。然而其名不可廢也。大義。春秋正名分之書。故律以君臣之大法。則克有所不得爲。而克之始終爲太子報讐。則固不可以威劫而利誘也。張良始終爲韓報

威鳳堂文集

里克論三

七

曰。荀息之死。于卓子。猶里克之死。于申生也。里克弑二君。固有罪矣。荀息之承望貴夫人。愛孺子。獨不與聞乎。殺太子乎。獻公之入壁馬於虞公。以滅下陽也。固嘗引荀息爲謀主。而又屬夷齊卓子焉。則息固驪姬之死黨。而譖太子之謀。亦必有爲之。主者。息不當與優施分過乎。故書曰。及其大夫荀息。與殺其大夫里克。同辭而無優劣焉。荀息死於信。而陷于逢君之惡。里克死于義。而陷于弑君之惡。皆爲謬於大道。正論。

威鳳堂文集

里克論四

八

不而猶愈於後世之陰陽兩墮。爲人臣懷二心者。豈三晉多權變。而韓趙喜游俠。殆猶荀里之遺風歟。陳薑亦曰。人於大義所在。多有悠悠忽忽。苟且自安。由其魄力疎。餒心智短。闇當機不能一奮。陷于大逆。而莫追。故庸夫每見恩而不知恩。見怨而不知怨。持已處事。必兩失之。其於君父之間。可知矣。克猶驚斷。決百折不回。得此寫出。克目瞑矣。諸如豫讓。品諸高漸離。秦武陽。以及手刃李壽之女子。

嘔血李密之部曲○英魂毅魄聞之均應感泣○末以
荀息里克之異心而同論○委質無貳殊塗同遠扶
立天地綱常三復肅然○

胡約菴曰○留其身爲太子報警○直說破里克隱衷○
然里克當日能使優施黨與不疑○能免驪姬之譖○
不致與杜原款竝死○自全妙用全仗中立二字○克
之膽識威望○傾動朝野○正驪姬素欲引以爲重者○
今得其中立坐觀杜門稱疾○猜忌盡釋矣○所以從

容觀變乘機邁會能復深仇而訓宿志○克之智勇
不亦偉哉○然而奚卓立則爲君○其可弑乎○荀息同
列大夫○其可殺乎○晉國之興廢一強臣其可端主
乎○克也果明大義○復何顏與君國大事計○當于公
使未至之前○仗劍而死○以白爲太子報警不得已
之心○庶幾有原其心而哀憐之者○要知克之心○固
無日不屬于夷○吾重耳也○夷吾曰微子不及此業
已明克之心矣○

齊桓公論

齊桓公霸功之盛○莫著於葵丘○天子使宰周公致胙
而諸侯咸喻其志○至於讀舊書而不插血焉○嗚呼○可
謂盛矣○然余嘗跡其葵丘之命五章○而桓公所身犯
者○已什有五六焉○笙竇之慘○公旣弗念○天顯而閭門
以內○姑姊妹多不嫁者○此其得罪先君○可謂孝乎○公
始立○孝公爲太子○以屬於宋襄公○後用易牙之言○又
欲收立武孟○則彼之樹子○果不易乎○公多內嬖○後房

置三夫人○又如夫人者○六人則彼之適妾果不亂乎○
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是官人以世者○公也○正月
之朔○五屬大夫復事○擇寡功者而誡之○三則不赦○是
專殺大夫者○公也○城楚丘○城緣陵○而未嘗請王命○公
羊以爲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是有封不告者○公也○
六段辭嚴義正○小白問心自當愧○而公乃詔然約法
影文士殺人以筆端大可畏也○五條以正告於同盟○不亦爲流俗所矜嘆哉○以故葵
丘之後數年之間○晉惠之殺里克○專殺大夫矣○以

王都饑而閉之。釋烝賈君而陷于不孝。斯皆桓公及身所見聞。而諸侯顯然犯之。卒未聞出片言隻詞。以討其罪。此以知桓公之未能居已於無過而亦不敢以此糾繩列侯。恐有識之議其後也。直令桓公窮於粉飾然則有盟而潰之。不如無盟。有約而敗之。不如無約。葵丘五命。胡爲者乎。度桓公此時病於會諸侯之無名。不過爲管仲所教而漫爲此大言耳。故是役也。宰孔之遇晉侯。則曰齊不務德而勤遠略。可以無會。而公羊

氏則云桓公震而矜之畔者九國然則葵丘之會公欲以文貌欺天下而天下卒不可欺公欲以虛言脅諸侯而諸侯卒不可脅自此而楚敢於滅黃自此而狄敢於侵衛桓之霸功衰於葵丘而非盛于葵丘也

特平公論非苛求也雖然桓公之天資未嘗學問其舉動率不中於禮而侈然能以霸功顯者皆管仲之因而導之也公伐山戎仲因而導之以割地公以蔡姬之故仲因而導之以伐楚公負婦人而朝仲因而以背簪說

於群臣。凡管子致君之術。皆載於其書。雖纖悉難以疏舉。而大要歸於因之與利導之。故桓公者亡國之闇主。管子者治世之能臣也。惟管子以天下才不苦桓公。以清心寡慾而後得。以竟其用。亦惟桓公能舉國以聽之。管子使無左右讒慝而後可以盡其才。此其所以足稱也。

寫出王臣曲諒端任之誠。所以相得益歎能成霸業。

然余嘗考桓公之基霸實始於柯之刼。以一匹夫之微要盟。可以不聽。而桓公卒反其侵地。天下遂從而信之。及其

後聚中原冠帶之長而公詐爲五條之法以徒託之
空言天下遂從而去之疑信之間而公之霸業因以
興廢焉甚哉信之不可不立此晉文之所以伐原而
商君之所以徙木也假令管子而在當必因而導之
以實其說焉又引管子作餘波

胡豹菴曰按五命之禁桓公身犯者頗多已不省
過安能糾繩諸侯之過況又昭昭彰著者乎一經
麗京指示始知九國之畔也亦訝其虛言而失實

也。故曰霸功衰于葵丘也。末歸功于管子。却與尼
山九合諸侯。管仲之力也。符合。
徐允吉曰。論得小白心折。又爲管子留餘地。纔是
通人之旨。夷吾景略。皆有王佐之才。不遇其主。貶
道以從。否則以彼其才。安能搞項黃馘。一籌莫展。
以終老耶。抱資淪落。捷徑窘步。千載下讀此。猶感
麗京持論之平。

許世子止論

聖人之設名教也。常因人情而爲之制。於賢者或有
責備之條。而於亂賊必無過督之議。使人知由其道
者之可以免也。而後悚然有所顧。而不敢恃。指示聖人平易
近人善誘今夫人所爲名教之防者。莫大于父子矣。
世俗之意禮有之。若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
之。此聖人之大法。謂不如是。不足以教孝也。然而以
爲子不嘗藥。而其罪卽等於弑父。橫加之以惡名。而
威鳳堂文集
許世子止論一
會莫之恤。則又非聖人忠恕之義也。放寬一步妙聖人之
欲人人罪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不至於移輕
情爲重辟。而鍛鍊而周內之。仲尼無已甚之事故人子之於
父疾也。其不孝者。有不爲之投藥者矣。亦有不及視
藥者矣。等而上之。而乃有不嘗藥者焉。今人子一不
嘗藥。而遂被以弑父之名。則將使疎狂昏闇之輩。相
隨入獄。而蔡般楚商臣之徒。反得援此以自譬。于天
下是激人於爲惡。而有以勸登其不肖也。利筆如龍
欄橫記千

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李斯因之。講督責之術。其
後人知小罪之必死。故發憤而爲土崩之勢。秦卒以
亡。夫名教者。天下之所賴而治也。而豈同於是乎。故
予以爲不嘗藥。而指爲弑君者。此非聖人之言也。古
者父子異宮。故文王雞鳴而起。一日三朝。若雞鳴以
前。王季有卒然之疾。卽以文王之孝。猶有不及躬親
者。諫言微中令人心曠神怡而況乎禮設奔喪之篇。有戴星哭泣
之文。凡人子之奔喪者。皆不及嘗藥者也。聖人又何

威鳳堂文集 許世子止論二

主

取其人而曲爲之禮乎。乃春秋書許世子弑其君者。
先儒多以世子爲不嘗藥。余考之左氏。然後知其非
也。先白許悼公瘞飲世子止之藥。卒杜預以爲止獨
進藥。不由醫人。夫世子之家。非爲乏醫。而疢疾爲患
亦不至卽死。今世子何故欲以其父嘗巧而悼公遂
應手以告斃焉。此其曖昧之跡。不能爲世子解也。確
確雖悼公既死之後。世子頗以其位讓施。嗟不容粒
哭泣未踰年亦死。此可以知其無邪心而不幸而有

其事。則非世子之所得辭也。原心平反按今有嬰兒
戲擲劍器于座。至於殺人者。雖出於誤。然不可謂非
嬰兒之殺之也。取譬況人子之於父乎。聖人之於許
世子也。未嘗不欲原其心。以爲之寬也。寬之而爲之
未減。則將以刃挺之。弑爲有罪。而藥物之弑爲無罪。
于是乎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煮餅。得以紛然襍進。而
動輒言誤。以爲之解免。故聖人寧厚誅。許止以峻名
教之防。所以別嫌疑。而杜亂賊之萌也。此設名教大旨

威鳳堂文集 許世子止論三

六

抵春秋之法。誅意與誅事並行。而後天下後世之惡
人。不得以藉口。大要歸於使人懼而已。正法書晉趙
盾弑君者。誅其意。不誅其事也。正法書許世子弑君
者。誅其事。不誅其意也。正法晉之恭世子。漢之戾太
子。並受禍于讒人。而漢太子不免於戾者。亦以不幸
而有其事也。嗚呼。人至於弑父之事。而不幸而有之。
則其去有心也。亦不遠。
陳董亦曰。春秋聖人愛書人。知誅意責備之嚴。不

知按事得情之當。一筆一削。詎止咎蘇尼山作司寇麗京爲廷尉相視而笑。不須平反。

徐允吉日原世子無邪心而不寬其以父嘗試之罪。原春秋書法不欲令後世奸惡藉口文飾大要歸于使人懼探隱辨跡出入公嚴。

張道柯曰柳之復讐議引經以斷意。歐之縱囚論離經以辨理。古有史外傳心之典。豈按事而誅乎春秋一書自具隻眼不善讀者類多拘牽律家聚

威鳳堂文集

許世子止論四

七

訟於此而啓孰謂經史非爰書也許世子一論爲斷律者開一便門

晉文公論

文公蓋請王巡狩耳。非敢以召云也。千古矚目夫召者

以尊臨卑之詞。遣使馳諭坐而呼致禮有之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是也。請者以卑達尊之詞。陳情拜表

奉迎鑒與史有之。肅宗之表請上皇。韋臯之表請監國。寇準之請幸澶淵是也。引證乃周之東遷也。巡狩

之典既廢。則天子不得以行法於諸侯。而徒擁其空名以立於上。此孔子之所懼也。孔子既慨王室之日

威鳳堂文集

晉文公論一

太

卑於是乎思得尊王室者而進之。故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而仲尼之於桓文則汲汲乎其許之也。選他句

齊桓公衣裳之會。乘車之會。史不一書。而春秋多予

之。然猶諸侯之自相會盟。非自天子出也。至踐土而

霸者之功盛矣。至河陽而霸者之功尤盛矣。夫求諸

侯莫如勤王。而勤王莫如請巡狩。大綱故文公入國

之初年。百廢未舉。先謀王室。卒以圍溫殺帶而出居

之。天王遂定於郊焉。此其功在社稷。當不下於漢之

平勃。唐之李郭也。然自入秦秋以來。霸王多自會盟。而未有以巡狩請者。則方伯之勢。將日重於下。而天子之權。將日輕于上。王道凌夷。指大於股。是豈可以爲訓耶。反振文氣愈緊故惟巡狩而後。天子得以賞罰諸侯。惟天子得以賞罰諸侯。而後王室之權日尊。亦惟王室之權既尊。而後文武成康之業可復。故尊王之功。至於請巡狩而無以加也。又讚嘆作收開闢有致然文公之請狩也。非好名也。前此踐土之役。襄王蓋不請而自來矣。夫不請而來。不如請之而來。爲猶可以說也。羊頭更進於是卽以是年之冬。請王狩焉。所以掩踐土之辱。而聲重典於天下。則猶文公之誦耳。然藉令請狩之舉。王朝能著爲後令。而列國之君長。果歲舉以從也。則天下之大政。強諸侯且不敢操之。而大夫以下。必無以起分裂篡竊之禍。春秋之不爲戰國也。於文公寔有賴焉。而奈何其不然也。且夫公之請狩也。必奉表致詞。以禮迎請。而其文適闕不傳耳。說履豈曰予重

威鳳堂文集

晉文公論二

七

羊頭更進

耳欲狩。而以此口襄哉。故凡人臣之事君也。惟論其心之公與私耳。心之利於公者。雖召之。猶不傷於忠。心之利於私者。雖請之。猶爲害於義。如其私也。董卓之立天子。曹操之挾天子。韓全晦之劫天子。朱全忠之奪天子。而其事皆不可爲。如其公也。鬻拳之脅君。姚崇之要君。伊尹之放君。而其名皆可受。故予以爲河陽之狩。雖召之。猶可也。而況於請之。而非召乎。說破或者曰。河陽晉境。非狩所也。故疑爲召君耳。故作難威鳳堂文集。晉文公論三。予又以東周方是時。垂百餘年。明堂遺址。不足以陳玉帛。朝宿廢邑。不足以具湯沐。此而欲巡狩也。固不得問于昔時。方嶽之下。而其他小國。又不堪以備東道。故晉侯之請之也。行在儲待。晉實營之。犧牲玉帛。則晉實具焉。使天王之法。行自晉。而後群侯之莫敢不聽命也。此是文公大作用且河陽之地。其一名溫。溫之人。爲叔帶保聚者。有年。遺奸餘黨。實繁有徒。亦甚不知君臣之義。而公請王以狩於其地。集諸侯以朝於

威鳳堂文集

晉文公論三

三

故作難

王所因而示之以上下之分則王室可定此尤公之所不得已也。表章文公尊王苦心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無貶於晉侯焉而蘇軾之論乃以爲怒之之詞夫天王名也待事也河陽地也假令蘇子喜之則將何法以增損於其間而軾乃以得怒之說其以私意測聖人亦過矣予以狩河陽者直書其事而見晉侯之尊王大復古則猶春秋之喜之也蓋觀於後世議本初之失在于不迎天子而後知河陽之忠愛也

威鳳堂文集

晉文公論四

主

陳董亦曰六經得宋儒賤疏而文理明備未免以頭巾識見大義反晦權者聖人之大用匡時振主貴在能權得此可助經濟人二十分膽

胡約菴曰召請之辯自春秋至今尚論者魚魚賸賸茫無別白一經闡發具知文公深明冠履之分尊王之忠愛甲于諸霸王也至若河陽晉地使天王之法行自晉而後群侯莫敢不聽命河陽之地名溫。請王狩於其地則叔帶之遺奸餘黨知君臣之義而王室可定實發從來所未發

華元論

兵法虛者實之贏者張之古之善用兵者或易絺以示援或增竈以疑敵或揚水以誇神未聞以情實告也方楚子之來以投袂之忿報申舟之怨舉方城之剽銳誓必滅此朝食而華元守之九月不下楚力窮而宋之守有餘則華元者宋之智囊深於兵法者也彼亦安肯輕身以入敵壘自吐情實以速其攻而元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者吾不能以無疑焉。一舉一動

威鳳堂文集

華元論一

主

曲折展轉生姿凡師之所處晝有偵候夜有警備故刁斗之聲相聞甲鼓之屬成列不知其守將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則不得入元則何由乘夜入師而直登司馬之牀也。問一爲元者必能用間以陰得敵人之情狀且必重賂以啗其左右龍蛇不測以幻其踪跡夫然後掩敵之不備一發而直抵其寢帳。應得易子析骸示無降意而楚司馬於是懼矣。山懼曹沫把劍刳桓公於壇上然後爲柯之盟毛遂於五步之內欲以頸